

主任：你是 2013 德國萊比錫第 42 屆國際技能競賽板金類的金牌，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代表你受過嚴格的訓練，自己也下很多苦工在這上面。可不可以講一下你高職求學的過程，以及如何獲選成國手？

正嘉：我們高一的時候就是已經開始在選儲備選手，當時因為直接聽老師講選手比賽，假如成績好就會保送國立科大，所以那時候就還蠻有興趣的。因為其實國中的時候也不是很喜歡念書，但是我應該是就是不想念書而已，不到不會念書的那種程度。我國一國二沒什麼在讀書，國三稍微看一下，然後就有考到南工，所以我覺得讀書對我來講應該不算困難。可能那時候還小吧！我就是根本不想去碰書，不想花時間在書本上面。但是我比較喜歡做東西，就是喜歡實作的部份，所以我就對選手這部份有興趣。有興趣的原因包括選手可以直接保送國立科大，以及我喜歡摸東摸西。

在高一時候我們在選儲備選手，那時候好像我們篩選的條件是大家銲接，就是可以看你的手的穩定度，此外我們還有比板金圖的展開，就是圖學跟手的穩定度這兩個。然後我那時候銲接時不小心手不穩把那個鐵板焊破了。對，所以一年級沒有選上儲備選手。但我就是慢慢讀，繼續在讀書。其實那時候讀了其實還算可以吧！還算有班上前幾名。但是就是在高二下的時候，老師覺得有一個選手心態不好，就把他剔除，然後就問我要不要進去當選手，原因是因為我其實在實作課上蠻花時間的，就是大家不是要做不做的，就是在旁邊玩，然後我就是會覺得蠻有趣的。所以我沒當選手，我也把實習課來當做就是可以玩板金的一個好時間，我把我的實習作品做完後，然後我就會想說要不要幫我朋友做之類的。

主任：所以你的態度是蠻負責任的，老師跟你講什麼，你至少會去把它完成，不會說只是打混。

正嘉：算是這樣吧，對！

主任：所以你等於是從高二下開始接受選手培訓。

正嘉：對對對！高二下，其實是高二下一開學沒多久，那時候我們初賽是五月底，時間是蠻短的。

主任：對呀！可能只有三四個月。

正嘉：可是其實初賽題目沒有很難，所以那時候其實還好。

主任：所以就這樣後來一路從初賽到決賽？

正嘉：對！可是那一年的決賽沒有比得很好。決賽是在暑假還是高三上我忘記了，那一次比的不是很好，我只有拿第五名，我感覺好像決賽讓我很緊張。我一開始畫圖就畫錯，稍微出錯吧！也不到很嚴重，就是心情稍微被打亂。第二天就把一個部分給切除，就是把它切反邊，那時就整個心情影響很大，另外一邊其實做的時候就心情不好吧，那裡其實也沒做準，然後另外一邊又切錯。

主任：就亂做。

正嘉：整個已經失智了，高三那一年沒有比好。

主任：所以你等於延一年再比。

正嘉：其實沒有延一年，學業上面還是有讀，有讀好，畢業後我又回去比。應該說大家在玩的時候，就是高中畢業的那個暑假大家在玩，我就是在練習，我就是在八月底或九月初的時候跟下一屆的選手去比賽。

主任：所以那時候你已經在臺科大？

正嘉：那時候不在臺科大，因為第五名還不能保送臺科大。那時候是保送高應大，然後那一年的決賽又稍為出錯，我的圖好像又有點出錯，那一年只有拿第三。

主任：不過第三就可以去比國手選拔賽。

正嘉：沒錯沒錯!

主任：不過後來就選上國手，就去參加 2013 年的比賽，所以你等於是 2013 年參加了國際技能競賽回來以後才進臺科大。你在臺科大四年是從 2013 到今年 2017 畢業，2013 是暑假比國際技能競賽。

正嘉：對！六月底七月初。

主任：不像現在是 10 月比，對現在要出國比賽的學生在兼顧課業上比較麻煩。

正嘉：哦！要看主辦國家。

主任：所以你覺得你高中三年還是有在念書？

正嘉：到高二上之前還算有在念書，因為那時候很趕，就是二下進去的時候，再三個月左右要比初賽。所以那時後高中後半段就是幾乎都在請公假，我們選手整天就是都在請公假，進學校就是直接進工廠。所以之後的課本就是幾乎都沒碰過，沒開過這樣。

主任：所以你這樣進來臺科大會不會有困難嗎!? 譬如說在銜接上，等於你高職只念了一年半。先進了高應大，高應大應該也沒有什麼念吧。

正嘉：我高應大念了一學期吧！修也是修一些...比較一些...

主任：通識啊!國文英文那些的。

正嘉：還有微積分啊!一些比較入門的感覺，感覺比較簡單的，所以還算可以。

主任：你當初要進來臺科大的時候想要走設計，是什麼樣的原因？是本身就喜歡設計，還是說是因為高中學業可能沒有學的很好，才選擇設計。

正嘉：那時候是覺得因為我們在練習選手的過程中，因為就是可能做的時間依圖施工，依比賽的圖在做。一些閒暇的時間，其實會自己在那邊弄自己想做的東西，所以我覺得我喜歡做自己想做的東西，可能就是自己想一個東西把它做出來。

主任：OK。

正嘉：我覺得可能那時候覺得比較像設計在做的，所以我就選設計系為主修。

主任：這就是現在講的所謂 maker 的那種精神。

正嘉：算是吧！可是進去設計系後發現並不是我想要的那樣，其實做設計要依客戶啊！並不是依你居多，所以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主任：所以你有後悔去念設計嗎？

正嘉：後悔嗎！也不會到後悔啦！

主任：你並沒有像有些板金類的選手，進來臺科就選擇念工程，那你在臺科大求學過程上會有困難嗎？譬如說你這樣的背景進去設計系，在譬如說素描的底子啊，或是藝術的底子可能沒有像其他同學那樣強。

正嘉：一定是會的啊！因為他們基本上可能高中高職就有接觸。假如說他高中對設計有意思，他應該平常是有在畫畫之類的，就是從事相關的活動吧！要不然就是復興美工要不然就是其他學校做設計相關的上來，他們應該都是比我們強很多的，所以我覺得比較困難的就是我們思維跟他們不一樣，他們比較抽象，要不然就是對幾何比較有感覺，我們做的東西都是比較方方正正，那他們做的就是比較有線條。

主任：會不會因為他們比較沒有想法，不知道這東西要怎麼做出來，所以他們的想法會比較....

正嘉：我覺得這樣是好也有不好啦！

主任：對啊。

正嘉：他不會因為可不可以做出來而受限制，我覺得科技一直在進步，所以你想的東西，你可能覺得現在做不出來，那其實說不定你一直找方法，它是真的可以做出來，所以就不會從一開始就受到限制。我覺得我們這種就會直接打槍自己，這個不能做出來，啊不要不要，不要再畫之類的，我覺得這樣子是蠻不好的。但是那時候在讀的過程中，就是想他們怎麼提這種東西出來，感覺就做不出來啊這樣子，有時候也會覺得蠻好笑的。但是其實後來想一想還是有方法，就是稍微修改還是可以。

主任：其實以前我看過有人做一個水溝蓋，一般水溝蓋的孔一定是垂直地面的，但那設計系的同學做的孔是斜的，這樣的好處就是高跟鞋卡進去不會說卡在裡頭。事實上一般水溝蓋是澆鑄做出來的，用鑄造不太容易做斜的。所以不知道東西如何做的好處是說那個同學做出來一個別人想不到的東西，但是這個東西可能很難做。

正嘉：有可能成本會變高。

主任：有可能可以做，有可能不能做，所以有好有壞，你碰到困難就是說你會找人幫忙嗎？

正嘉：就是有時候可能會同組，兩個人一組，找一些工設的啊。

主任：就是互補。

正嘉：對！他會影響你比較多，就是思維會慢慢好一點。

主任：所以整體來說，唸工設四年並沒有太大的困難。

正嘉：對基本上是沒有。我有學弟是讀北科工設，我覺得他們教學方案是比我們好一點。

主任：北科有什麼特色？

正嘉：是對我來講，那我不確定對本來就是讀設計系的同學有沒有好一點？

主任：你說北科比較重實作？

正嘉：重實作嗎？我聽他們講他們老師是會，假如一班有 40 人，可能就 8 人一組，其中會有一個技優生，那技優生會有自己的專業。所以就想說 8 個人跟板金的一組，加起來 8 個人啦，7 個人加 1 個板金的一組，那這樣子的話他裡面有一個板金專業，所以就是做板金相關的一些設計，這樣可以學到一些專業知識。

主任：互相學習。

正嘉：對對對！我覺得這樣子比較好，不會說像我們這樣子原本的一些能力被壓著打之類的。

主任：我們的設計老師並沒有善用我們技優生的能力？

正嘉：算是吧！他就一直....

主任：你這畫的不好，你這素描描的不好

正嘉：對啊！你這樣子可能要再回頭畫，感覺就是一直受挫，我覺得應該要因材施教，不要就是...

主任：不要就是每個人都要畫得很漂亮

正嘉：就是每個人都要一樣的，這樣子好像太硬了一點，我覺得。

主任：但是你覺得技優生也蠻多人念設計的，那你覺得技優生本身在念設計的時候有付出一定比例的努力嗎？是不是有些常常被老師打槍的技優生，他自己也不努力？

正嘉：反而很混的！其實有耶！一定是有啦！

主任：部分學生可能....可能就是被打槍的學生也要負一些責任。

正嘉：我們自己花的時間可能比較少。

主任：那我記得我查了一下 **google**，我看到你當初好像有講說把板金融到設計去，我不曉得像在你的畢業專題有沒有做到這些這樣子？

正嘉：畢業專題是沒有，但其中有一個產品設計課，就是三上的產品設計課有用板金下去做。

主任：那你畢業專題是做什麼？

正嘉：我畢業專題是跟一個同學，他想要做救生衣，所以我們是做稍為結合科技的救生衣。

主任：那我可以問一下，因為一般人說技優生的英文都不太好，你覺得呢？

正嘉：對啊！真的是不好，我覺得太久沒碰吧！所以其實有些單字已經開始在忘了，那也沒有補充新的單字，其實我覺得單字量比較缺，要不然就是應該其他方面應該是還可以，以溝通來講的話。

主任：你會覺得英文很重要嗎!? 還是你覺得你將來用不到，所以就不想唸。

正嘉：我也不知道，應該算蠻重要的吧！可是我覺得未來很難說，我覺得國外的人會開始學中文。

主任：對啊！是沒錯。

正嘉：我覺得可能美國之類的，都是跟中國來領教，所以我覺得未來還是會比較偏中國，大家還是會學中文。現在很多國外的人在學中文蠻多的，不過我還是會開始慢慢補充單字。

主任：如果說將來有機會去中國發展，你會過去嗎？還是說你會留在臺灣？

正嘉：不知道耶！

主任：你有想過你將來要做什麼工作嘛？

正嘉：有啊！我現在有跟一個學長一起弄一間公司。

主任：是跟板金有關的嗎？

正嘉：對啊！是設計工具機的外殼。就是發現臺灣工具機外殼，只是為了包而已，那德國啊日本他們其實都是一些品牌的印象，他們只要看這台機器是哪裡的不是誰的，那就是有一個像汽車的那個品牌意思。

主任：對！沒錯。

正嘉：所以我們想要說這部分是可以做的

主任：其實你知道經濟部還是工業局有一個補助的計畫，就是在補助工具機廠去重新設計它的外殼，讓他的機器不要看起來很低價的那種感覺，所以目前國內有一些比較大的工具機廠在從事這一塊。否則你到國際展場上看，一看就知道是德國和非德國的。

正嘉：真的！在逛機械展的時候，就直接看得出來。

主任：對啊！只是這一塊從工作室的角度來說，一般工具機廠是提供給外包還是在自己公司設計？這可能就是你們自己要去尋找答案。

正嘉：不知道耶，可能要看他們是不是有設計部的。如果他們原本是有設計部門，他們可能會想要重新換一批人，我也不知道。

主任：應該是說他們過去應該是沒有專門外殼設計啦！大概就是做出來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正嘉：可能就是他們只有機構設計，看他們機器的形狀來做外殼設計而已。

主任：通常就是看國外怎麼做，自己就怎麼做。但是太新潮的話也不會去抄他，這樣國外廠商很容易發覺被抄襲。

正嘉：對！沒錯。

主任：還有就是說一些顏色方面。

正嘉：配色也是蠻重要的。

主任：臺灣好像都是固定的那種顏色。

正嘉：對啊！蠻奇怪的。

主任：對！人家一看就知道這是臺灣做的。

正嘉：對啊！米白色什麼的。

主任：不曉得你對未來技優生進入臺科大你有什麼建議？如果今天像你一樣的工科進來臺科大，你對他們有沒有什麼建議？譬如說選系上面，學業上面。

正嘉：我覺得其實進來讀臺科的可能像我們技優的同學，我覺得大多朋友當中感覺他們就算讀了不是原本自己職類相關的系的話，像我們讀設計的有花藝的啊、金工的或是粉刷的同學，他們其實讀完，幾乎都會回到老本行吧！

主任：沒錯！根據我們的資料的確是這樣。

正嘉：對！沒錯。像我現在有幾個朋友他們讀設計，硬要講的話我覺得他們跟設計是可以扯上一些關聯，那假如說他們原本跟設計本來就沒有什麼關聯的話，其實也不用硬要讀設計，如果對設計有興趣再讀就好了。我覺得進來你假如不知道要讀什麼科系，就讀和自己職類最相關的科系還是比較好，如果要建議的話是這樣說。

主任：只是有時候對他們來說會怕，譬如說高中一年兩年沒讀書，你叫他進工科的科系，譬如說機械系好了。

正嘉：接不上嗎？

主任：對！可能一進去成績就落後，可能大一微積分修不贏人家，他們自然而然就想要說找一個沒有數學的科系去，全臺科沒有數學科系只有設計和應外兩個系，英文不好又不能去應外系，所以只能選設計。那當然現在臺科有應科學程，等於他們還有一個機會，但是我有聽說有些人覺得應科學程的畢業證書他們不喜歡，不是什麼某某系畢業，所以他們也不願意來。所以最後還是會有一些技優生去選擇設計，好像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因為選項就這麼多，如果這不能念那不想念，那感覺好像大家也只能..。

正嘉：退而求其次，求生存這樣的感覺。

主任：只是，第一唸起來可能不會太開心，雖然說會不會很辛苦這我不知道。第二個就是說他畢業後會回去老本行，所以這也是很無奈的一件事。你會不會覺得應該給技優生另一條路，除了保送科大，也可保送進一些優質的企業，例如台積電或是鴻海。

正嘉：就像德國跟日本他們那樣，我覺得這樣其實也很好。

主任：政府補貼一些薪水，讓他們能夠在大企業上班，搞不好發展也是相當不錯的，可朝技術方面來發展。

正嘉：對啊。

主任：我再請教最後一個問題，我剛突然想到，很多人說不分系的人很難融入主修系，你在設計系有這種感覺嗎？或者說你在設計系有觀察到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嗎？

正嘉：我覺得還好。

主任：就是說有沒有同學把設計系和不分系的同學刻意分開？

正嘉：我覺得是不會，因為其實他們和我們在設計的程度並不是在一個等分線上，但是他們其實也可以給看得出我們技術是比較好，所以我覺得還是互相尊重吧！那會不會跟他們處的不合，是要看個人的社交能力吧！我覺得。

主任：所以基本上還是可以大家在一起做朋友和修課。

正嘉：對啊。我覺得都可以耶！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主任：謝謝正嘉。